

現代漢語重動句的句法結構

何元建

提 要：對漢語重動句的句法結構的研究之前並不多見，有動詞拷貝之說。本文持不同意見。事實上，重動句第一動詞帶賓語，第二動詞帶補語；賓語、補語既可以是句法成分，也可以是構詞語素，如“V1-賓語”可以是離合詞，“V2-補語”可以是動結式複合詞。如補語是得字結構，重動句可以產生變體，如“他當老師當得好⇒他的老師當得好”，此時，“的”字是一個沒有語義功能的填位語素。結構上，第一動詞和第二動詞之間是從屬關係，組成含零輕動詞的套組結構（vP-Shell）。

關鍵詞：重動句；句法結構；生成語法

一、引言

現代漢語裏，謂語動詞如果同時帶有賓語和補語，賓語一般需要前置。前置的方法有多種。比如賓語前置作句首話題（或者主語後的次話題），或者作介詞賓語，或者讓謂語動詞重複出現兩次：一次在賓語之前，一次在補語之前。這種謂語動詞重複出現兩次的句式，就是所謂的重動句（verb-redundancy constructions）。這裏，“重動”作為一個句法範疇，謂語動詞以相同的基本形態出現兩次，就是它的句法標記。例如：

- (1) a. 張三 訪問過 [李四] [三次]。 動量補語
- b. [李四]，張三 訪問過 [三次]。
- c. 張三 對 [李四] 訪問過 [三次]。
- d. 張三 訪問 [李四] 訪問過 [三次]。
- (2) a. 李四 [茶] 沏 [在茶壺裏]。 處所補語

比較：*李四 沏 [茶] [在茶壺裏]。

- b. [茶]，李四 沏 [在茶壺裏]。
- c. 李四 把 [茶] 沏 [在茶壺裏]。
- d. 李四 沏 [茶] 沏 [在茶壺裏]。

(3) a. 王五 [門] 踢了 [一個洞]。 結果補語

比較：*王五 踢了 [門] [一個洞]。

- b. [門]，王五 踢了 [一個洞]。
- c. 李四 把 [門] 踢了 [一個洞]。
- d. 李四 踢 [門] 踢了 [一個洞]。

(4) a. 趙六 [電腦] 打 [得很累]。 得字補語

比較：*趙六 打 [電腦] [得很累]。

- b. [電腦]，趙六 打 [得很累]。
- c. 趙六 打 [電腦] 打 [得很累]。

動量補語句允許賓語和補語都出現在動詞之後，但其它句式不可以。另外，不同的動詞對句式變異也有影響。比如不能說“*王五 把 [電腦] 打 [得很累]”，但換一個動詞就可以說，如“王五 把 [妹妹] 氣 [得很傷心]”。但這些都是涉及個別補語形式的變異，不涉及整個句式的結構。這不是本文要關心的。本文關心的問題是，該如何來解析重動句式的結構？

對此，還要補充兩種情況。第一，重動句中的補語也可以是構詞語素，比如動結式中的表結果的動詞。例如：

- (5) a. 我 追 [王千] 追-[累]了。
b. 他 聽 [故事] 聽-[睡]了。

甚至於是詞句混合的形式：

- (6) a. 他 送 [禮] 送-[酸]了 [腿]。
b. 奶奶 吃 [李子] 吃-[壞]了 [肚子]。

“酸、壞”是動結式的一部份，是詞形式，而“腿、肚子”是句法形式。

第二，重動句中“帶賓語的動詞”其實也可以不帶（句法）賓語，但它

必須是雙音節，比如雙音節聯合式動詞或者雙音節述賓式離合詞。這種情況多出現於含時間補語或者含有字補語的句式中。為敘述方便起見，我們將重動句中的第一個動詞稱為 V1，第二個動詞稱為 V2。先看聯合式動詞的例子：

- (7) a. 張三昨天學(習)了[八小時]。
- b. 張三昨天學習學(習)了[八小時]。
- c. *張三昨天學學(習)了[八小時]。
- (8) a. 李四今天游(*泳)了[三個鐘頭]。
- b. 李四今天游泳游(*泳)了[三個鐘頭]。
- c. *李四今天游游(*泳)了[三個鐘頭]。

V1 必須是雙音節的，如 (c) 句所示。但 V2 的形態（即音節）卻可以變異。比如，(7) 中的 V2 是 V1 的前一個語素；(8) 中的 V2 必須是 V1 的前一個語素，這種差別來源於本身就不存在 V1 的句式，即 (a) 句。因此可以判定，這種變異是音節對句法的限制。當然，V1 必須是雙音節的，也顯然是音節對句法的限制。再如：

- (9) a. 學習，張三昨天學了八小時。
 比較：*學，張三昨天學了八小時。
- b. 游泳，李四今天游了三個鐘頭。
 比較：*游，李四今天游了三個鐘頭。

V1 可以出現在句首作話題，但必須是雙音節。也同時說明，V1 部份是一個獨立的結構成分 (constituent)。不過，音節對句法的限制不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

下面來看含雙音節述賓式離合詞的例子：

- (10) a. 張三每天散步[三個鐘頭]。
- b. 張三每天散步散[三個鐘頭]。
- c. 散步，李四每天散[三個鐘頭]。
- (11) a. 李四吹牛吹[得天花亂墜]。
 比較：*李四吹牛[得天花亂墜]。
- b. 吹牛，李四吹[得天花亂墜]。

(12) a. 王五 簽名 簽 [得很漂亮] 。

比較： * 王五 簽名 [得很漂亮] 。

d. 簽名，王五 簽 [得很漂亮] 。

跟含時間動量補語的句子不同之處是，含得字補語的句子如果沒有 V1 就不合法。前文說過，這屬於個別補語句式的變異。

從上文的例子看到，重動句的表層形式如下：

(13) 主語 + [_{xp} V1 + (賓語)] + [_{yp} V2 + 補語]

有賓語出現，V1 可以是單音節；但如果賓語不出現，V1 必須是雙音節動詞。如果 V1 是雙音節動詞，V2 可以是 V1 的前一個音節。另外，補語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是 V2 中表結果的動詞，如果 V2 是動結式動詞的話；還可以是“ V2 中表結果的動詞 + 獨立補語 ”的形式。

上面用 XP/YP 完全是为了表述方便，而非有關動詞（如 V1/V2 ）投射的結果。XP 是典型的述賓結構，YP 的內部結構須視補語成分的不同而異。這裏， [_{xp} V1 + (賓語)] 和 [_{yp} V2 + 補語] 之間的句法結構關係是下文討論的重點。

二、基本結構

理論上，XP 和 YP 要麼是並列關係（ coordination ），要麼是主從關係（ subordination ）。前者的可能性不大。請觀察下面典型的並列結構：

(14) a. 我們 [保衛邊疆] 和 [保衛國家] 。

b. 我們 [保衛邊疆] 和 [__ 國家] 。

(15) a. 他 [打麻將] [聽京戲] 。

b. 他 [聽京戲] [打麻將] 。

(16) a. 他 [炒股票] [做地產] 。

b. * 他 [炒股票] [是做地產] 。

(17) a. 他 [抽烟] [喝酒] 。

b. * [抽烟] ，他 [喝酒] 。

c. * [喝酒] ，他 [抽烟] 。

並列成分（ conjunct ）中間可以插進連詞“和”，動詞可以承前省（ for-

ward deletion) (Ross 1970, van Oirschot 1983, 1985), 見(14); 可以互換位置 (Y. R. Chao 1948: 38, 1968: 325-326), 見(15); 不可以只有後面的並列成分作焦點 (He 1996: 187-189), 見(16); 也不可以前置作話題 (文獻同前), 見(17)。

請比較下面的重動句：

- (18) a. *張三 [訪問李四] 和 [訪問過三次]。 動量補語
 b. *張三 [訪問李四] 和 [__三次]。
 c. 張三 [訪問李四] [是訪問過三次]。
 d. [訪問李四], 張三 [訪問過三次]。
 e. [訪問過三次], 張三 [訪問李四]。
- (19) a. *李四 [沏茶] 和 [沏在茶壺裏]。 處所補語
 b. *李四 [沏茶] 和 [__在茶壺裏]。
 c. 李四 [沏茶] [是沏在茶壺裏(了)]
 d. [沏茶], 李四 [沏在茶壺裏(了)]。
 e. [沏在茶壺裏(了)], 李四 [沏茶]。
- (20) a. *王五 [踢門] 和 [踢了一個洞]。 結果補語
 b. *王五 [踢門] 和 [__了一個洞]。
 c. 王五 [踢門] [是踢了一個洞]
 d. [踢門], 王五 [踢了一個洞]。
 e. [踢了一個洞], 李四 [踢門]。
- (21) a. *趙六 [打電腦] 和 [打得很累]。 得字補語
 b. *趙六 [打電腦] 和 [__得很累]。
 c. 趙六 [打電腦] [是打得很累]。
 d. [打電腦], 趙六 [打得很累]。
 e. [打得很累], 趙六 [打電腦]。
- (22) a. *錢七昨天 [學習] 和 [學了八小時]。 含聯合式動詞
 b. *錢七昨天 [學習] 和 [__八小時]。
 c. 錢七昨天 [學習] [是學了八小時]。
 d. [學習], 錢七昨天 [學了八小時]。

- e. [學了八小時]，錢七昨天 [學習]。
- (23) a. *陳二 [簽名] 和 [簽得很漂亮]。 含離合詞
 b. *陳二 [簽名] 和 [簽得很漂亮]。
 c. 陳二 [簽名] [是簽得很漂亮]。
 d. [簽名]，陳二 [簽得很漂亮]。
 e. [簽得很漂亮]，陳二 [簽名]。
- (24) a. *我 [追王千] 和 [追累了]。 動結式補語
 b. *我 [追王千] 和 [__累了]。
 c. 我 [追王千] [是追累了]。
 d. 追王千，我追累了。
 e. 追累了，我追王千。
- (25) a. *他 [送禮] 和 [送酸了腿]。 詞句混合補語
 b. *他 [送禮] 和 [__酸了腿]。
 c. 他 [送禮] [是送酸了腿]。
 d. [送禮]，他 [送酸了腿]。
 e. [送酸了腿]，他 [送禮]。

我們看到，無論何種形式的重動句，其句式變換的結果跟並列結構的結果恰好相反。這非常有力地說明重動句不是並列結構。

這樣一來，重動句中的 $[_{XP} V_1 + (賓語)]$ 和 $[_{YP} V_2 + 補語]$ 之間應該是主從關係。那麼 XP 和 YP，哪個是主，哪個是從？文獻中雖然從來沒有直接論證過這個問題，但卻有不同的觀點。比如，曹逢甫 (Tsao 1979, 1987) 認為重動句中的 XP 是次話題。劉丹青、徐烈炯 (1998) 持大致相同的觀點。這樣一來，XP 可能是從。另外，李亞非 (Y. Li 1990) 認為重動詞是“形式化的格標記”(dummy case marker)，並不指派題元，它的賓語要需要從謂語動詞那裏獲得題元。從這個角度，XP 可能也是從。還有，石定栩 (Shi 1996) 認為 XP 像狀語從句。因此，XP 當然也是從。不過事實上，XP 跟狀語從句相比較，並不完全相似。比如，狀語從句可以出現在主句之後，但重動句中的 XP 不可以出現在 YP 之後：

- (26) a. 我不去，如果生病的話。
 b. 我沒去，因為忙。
 c. 我結果還是去了，雖然有點不舒服。
 d. 我一定會去的，除非生病。
 e. 我明天一定去，萬一今天去不了的話。
- (27) a. *張三訪問過三次，訪問李四。
 b. *李四泡在茶壺裏，泡茶。
 c. *王五踢了一個洞，踢門。
 d. *趙六打得很累，打電腦。
 e. *錢七昨天學了八小時，學習。
 f. *陳二簽得很漂亮，簽名。
 g. *我追累了，追王千。
 h. *他送酸了腿，送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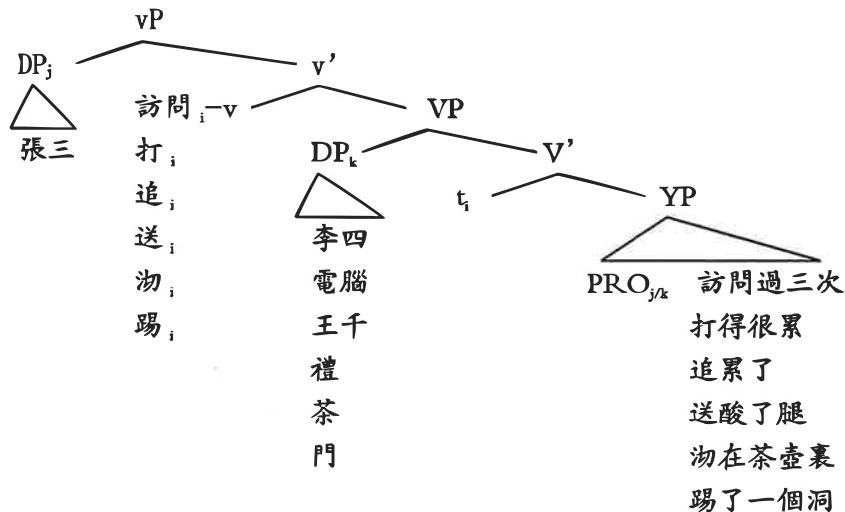
這樣看來，我們不能確認重動句中的 [_{xp} V1 + (賓語)] 相當於狀語從句。

Rothstein (1983) 曾提出的“主/次謂詞假說”(The Primary/Secondary Predication Hypothesis)。簡單地說，它認為如果一個句式有兩個謂詞，其中一個表達的語義邏輯是另一個表達的語義邏輯的衍生，而不是相反，那麼，前者是次謂詞，後者是主謂詞。黃正德 (C.-T. James Huang 1988) 依據這一觀點，對漢語得字補語句，如“他跑得快”，做了論證分析。認為這類句子中“得”之前的謂詞，如“跑”，是主謂詞，之後的謂詞，如“快”，是次謂詞，因為“快”是“跑”的結果，如果沒有“跑”，也就無所謂“快”。換言之，“得”之前的這部份是主句，得字補語部份是從句。

這個觀點可以為本文分析重動句提供有益的借鑒。根據上文所有重動句的例子，可以看到，[_{yp} V2 + 補語] 這部份表達的語義邏輯，例如時間、動量、處所、結果等，應該是 [_{xp} V1 + (賓語)] 這部份表達的語義邏輯 (如施受邏輯) 的衍生，而不可能相反。因此，本文認為重動句中的 V1 是主謂詞，而 V2 則是次謂詞。那麼，重動句的結構相當於謂語動詞 (V1) 帶

了一個賓語和一個複雜的補語，有自己的謂詞。理論上，這個結構可以用含零輕動詞的套組結構（vP-Shell）來表述。例如：

(28)



vP = 零輕動詞短語； v = 零輕動詞； DP = 限定詞短語； VP = 動詞短語； YP = 這裏表示任意短語，包含不同的內部結構； PRO = 虛代詞； t = 動詞移位留下的語迹（trace）。零輕動詞相當於一個黏著語素，必須與自由語素相結合才符合語法（參 Chomsky 1993, 1995）。因此，謂語動詞要移位與之結合。注意，假如動詞是雙音節聯合式或者述賓式，如“陳二簽名簽得很漂亮、錢七昨天學習學了八小時”，那麼，就沒有句法賓語，即動詞短語（VP）的標定語位是空置的，沒有一個賓語（DP）。另外，虛代詞（PRO）既可以受主語控制，例如“張三_i 打電腦 [PRO_i 打得很累]”；也可以受賓語控制，例如“張三踢門 [PRO_i 踢了一個洞]”。如果表層結構相同，而控制不同，就會產生歧義，譬如“王五罵妹妹罵得很傷心”，其中“很傷心”的人，可能是“王五”，也可能是“妹妹”。歧義來自“很傷心”的空主語（PRO）既可以跟主語同指，也可以跟賓語同指。前者如“王五_i 馬妹妹 [PRO_i 馬得 [PRO_i 很傷心]]”；後者如“王五_i 馬妹妹 [PRO_i 馬得 [PRO_i 很傷心]]”。已知指稱變換受語境的支配，而從句法結構的角度，重要的是必須提供變換的機制。而上面(28)的分析正是做到了這一

點。

理論上，含零輕動詞的套組結構（vP-Shell）是普遍語法的一個跨語言的基本預設（參 Chomsky 1993, 1995）。用它來表述漢語重動句使我們不必再為有關的漢語句式去設置專門的理論機制，比如黃正德（C.-T. James Huang 1984）之前為解決前置賓語結構而提出來的“漢語短語結構限制條件”（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另外，也不必考慮重動句中是否有“動詞拷貝”（verb-copying）的問題，比如鄭禮珊（Cheng 2005）提出的第二動詞是“第一動詞移位語跡的拷貝”的觀點。本文以為“拷貝說”有兩點不足。首先，“拷貝”來自何處並不清楚，是來自句法結構（Syntax）還是語音形式（Phonetic Form）？理論上，語迹只進入邏輯形式（Logic Form），而在語音形式中必須刪除。“拷貝”不可能來自句法結構，後者只接受來自詞庫的詞項輸入。這些僅是理論問題。其次，上面我們看到，重動句的“V1-賓語”可以是離合詞，“V2-補語”可以是動結式複合詞。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拷貝”都不可能發生，因為句法操作絕不可能進入詞結構。換言之，漢語事實不支持“拷貝說”。相對而言，採用含零輕動詞的套組結構來表述漢語重動句較為妥當。

三、變體結構

含得字補語的重動句還可以產生變體。即第一個動詞不出現，由“的”字取而代之。例如，下面（29）中右邊的句子就是左邊重動句的變體：

- (29) a. 他打籃球打得好。 ⇒ 他的籃球打得好。
- b. 他唱山歌唱得好。 ⇒ 他的山歌唱得好。
- c. 他練氣功練得好。 ⇒ 他的氣功練得好。
- d. 他拿大頂拿得好。 ⇒ 他的大頂拿得好。
- e. 他做生意做得好。 ⇒ 他的生意做得好。
- f. 他開汽車開得好。 ⇒ 他的汽車開得好。
- g. 他寫文章寫得好。 ⇒ 他的文章寫得好。

以上，變體句的語義跟原來的重動句完全一樣。不過，有時候，變體句也會有歧義。比如：

- (30) a. 他當老師當得好。 ⇒ 他的老師當得好。
 b. 他教學生教得好。 ⇒ 他的學生教得好。
 c. 他扮歌星扮得好。 ⇒ 他的歌星扮得好。
 d. 他演父親演得好。 ⇒ 他的父親演得好。

(30) 裏邊的變體句，“的”字可以沒有領屬語義，也可以有。比如，“他的老師當得好”既有“他當老師當得好”的意思（即“的”沒有領屬語義），也有“他的老師擔當某一職務時當得好”的意思（即“的”有領屬語義）。後者的語義在語境中更容易理解，比如“學校的幾個老師一起當任運動會的裁判，其中只有他的老師當得好”。

造成歧義的原因，首先是“的”字的兩種功能相互交叉使然。本來，變體句中的“的”是一個取代重動句第一動詞的填位語素，完全沒有語義功能，比如(29)裏邊的變體句；但是，有的時候，變體句會跟領屬“的”字句在表層結構相同，或者說表層結構相互重合，於是造成歧義，比如(30)裏邊的變體句。換句話說，“他的老師當得好”之類實際代表了兩種結構：重動句的變體句以及領屬“的”字句，二者的表層結構相同，是為歧義。其次，之所以有一部份變體句會跟領屬“的”字句在表層結構相同，是因為重動句在產生變體時，第一動詞的賓語又可能轉變為第二動詞的主語。譬如，(29)中重動句第一動詞的賓語是“無生命”名詞，在轉換成變體句之後，仍然是第二動詞的賓語。相對而言，(30)中重動句的第一動詞的賓語是“有生命”名詞，在轉換成變體句之後，除了繼續充當賓語之外，還可以充當第二動詞的主語。如是後者，客觀上就形成在表層結構與領屬“的”字句相互重合的可能，產生歧義。

那麼，重動句是如何變換成其變體的呢？這首先要理解變體句中“的”字是填位語素，沒有語義功能。據觀察，這個“的”字表現的“語義”完全沒有定數，毫無規律可言。它有時似乎表示領屬關係，如“他的文章寫得好”；但別的時候就沒有，比如“他的老師當得好/他的籃球打得好/他的氣功練得好”；或者可有可無，比如“他的汽車開得好”。這裏，是否有領屬關係，似乎跟語境有關，也跟動詞有關。比如“他的汽車開得好”這句話，對着車主說或者對着職業司機說，其中隱含的“汽車屬於他”或者“不屬於

他”可以隨語境而定。另外，說“他的文章寫得好”，文章多半是自己的，而“他的文章改得好”，文章就可能是別人的。這種隨語境或動詞而變的領屬關係說明什麼呢？它說明有關語義跟“的”字本身完全沒有內在關係。換言之，這裏的“的”根本就不是領屬助詞。也就是說，當我們考察重動句變體結構時，關鍵的是要確定原來的第一個動詞怎麼就變成了一個沒有語義功能的“的”字？

朱德熙（1982）曾講到這類句子的語義，但未談到結構。肖國政（1986）、張伯江（1993）的研究也是如此。其他如梅廣（Mei 1978）、黃正德（2008）、鄧思穎（2008, 2009）則認為變體是通過重動句結構衍生而來的，但各有其分析機制。本文贊同變體是通過重動句結構衍生而來的觀點，但認為之前提出的衍生過程太過複雜，不太符合語法系統運作的經濟原則和語言習得的大背景。事實上，由重動句產生出變體，結構上是一個極其簡單而又直截了當的變化，即第一個動詞不出現，由“的”取而代之。這裏，“的”字完全沒有語義功能，只是一個有音無義的填位語素（見上文）。語法系統允許虛詞的這種簡單的填位功能，是為了避免更複雜的操作程序，符合語法系統運作的經濟原則。跟重動句比，變體句是一種更經濟的句式。從語言習得的角度，兒童應該是先學會變體句，再掌握重動句。假如產生變體的過程過於複雜（如黃正德 2008, 鄧思穎 2008, 2009），兒童如何能夠學得會？

那麼，“的”是怎麼取代第一個動詞的呢？很簡單，按照上文（28）的結構，謂語動詞要移位跟零輕動詞結合，否則不合語法。但是，如果動詞不移位，為了避免造成不合法的結構，就必須有另外一個詞項去跟零輕動詞結合。這就是“的”的填位功用。“的”從詞庫輸出，直接填入零輕動詞的位置，組成：

(31) [vp 張三_i 的-v [vp 老師 [v· 當 [PRO_i 當得好]]]]

這個結構輸出到語音形式界面之後，第二個動詞經過同音刪除，就得到：

(32) [vp 張三_i 的-v [vp 老師 [v· 當 [PRO_i Ø 得好]]]]

對語法系統而言，生成這樣的結構相對簡單經濟，理論上應該更接近真

實的言語生成和語言習得的情況。從上面分析還知道，“的”字還可以充當填位語素，這是“的”字的一個重要語法功能。

四、結語

上文考查並分析了現代漢語重動句的句法結構。此類研究以往不多，本文借此補缺。據觀察，重動句第一動詞帶賓語，第二動詞帶補語，即 [_{xP} V1 + 賓語] 和 [_{yP} V2 + 補語]，它們之間是從屬關係，組成含零輕動詞的套組結構 (vP-Shell)。值得注意的是，賓語、補語都既可以是獨立成分，也可能來自構詞成分，比如“V1-賓語”可以是離合詞，“V2-補語”可以是動結式複合詞。此外，補語也可以是動量、處所或者得字補語；帶得字補語時，重動句還可以產生變體，其中“的”字是一個沒有語義功能的填位語素，這是“的”字在現代漢語中的一個重要語法功能，而之前的研究對此注意不夠。

參考文獻

- Chao, Y. R. (趙元任) 1948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 R.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 (鄭禮姍) 2005 Verb-copying in Mandarin Chinese. In Norbert Corver & Jairo Nunes (eds.) *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 151-17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homsky, N. 1993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In K. Hale & S. J.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1-5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homsky, N. 1995 Chapters 2 and 4 of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e, Y. (何元建)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Binding theory in Chinese syntax*.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 53-78.
-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8 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 , 553-595.
- Mei, Kuang (梅廣) 1973 *Stud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 Li, Yafei (李亞飛) 1990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8 , 177-207.
- Ross, J. R. 1970 Gapping and the Order of Constituents. In M. Bierwisch & K. F. Heidolph (eds.)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249-259. The Hague : Mouton.
- Rothstein, Susan 1983 The Syntactic Forms of Predication. Ph.D. dissertation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van Oirschouw, R. R. 1983 Coordinate Deletion and N-ary Branching Nod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 , 305-321.
- van Oirschouw, R. R. 1985 A Linear Approach to Coordination Deletion. *Linguistics* 23 , 363-390.
- Shi, D. (石定栩) 1996 The nature of Chinese verb-reduplication constructions.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26 , 271-284.
- Tsao, Feng-fu (曹逢甫) 1979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 Taipei : Student Cook Co.
- Tsao, Feng-fu (曹逢甫) 1987 On the So-called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2 , 213-43.
- 鄧思穎 2008 《“形義錯配”與名物化的參數分析》，《漢語學報》第4期。
- 鄧思穎 2009 《“他的老師當得好”及漢語方言的名物化》，《語言科學》第3期。
- 黃正德 2008 《從“他的老師當得好”談起》，《語言科學》第3期。
- 劉丹青、徐烈炯 1998 《焦點與背景、話題及漢語“連”字句》，《中國語文》第4期。

蕭國政 1986 《隱蔽性施事定語》，《語文研究》第4期。

張伯江 1993 《“N的V”結構的構成》，《中國語文》第4期。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何元建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